

# 《但以理书》——第一百六十一号

罗马在确立圣经预言异象中的作用：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详细考察

Jeff Pippenger

2024-03-27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异象,是圣经预言中所有异象的主要参照点,而第十一章的异象是以罗马的象征为基础所确立的.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强暴的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必败亡.〔但以理书 11:14〕

琼斯对上一节经文的阐述如下:

当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时,他们的地土就赐给了神的子民以色列.当以色列效法外邦人的道路,使罪孽之杯也满了的时候,神就兴起巴比伦国,把一切都掳去.当巴比伦的罪孽之杯满了,统治权就转移到波斯.而当天使因波斯人的邪恶被逼退时,希腊的王便进来,将之一扫而去.

那么,希腊的权势要持续多久?它什么时候会被打破?“当罪恶满盈的时候.”那国要存立,直到把自己的罪孽积满分量,然后权势就转移到另一个国度.这权势转移给了罗马,正如我们从但以理书11章14节得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盗也要自高,为要使这异象得以应验;但他们却要跌倒.”这国家被指出为强盗之国——正如经文旁注所说,是强盗的子孙.

这些人就是如今被赐予国度的人,那是为了什么呢?——“强盗之子将自高,为要确立这异象.”当这个民族登上舞台时,随之而来的是那使异象得以确立的事物,那也是这异象的一个伟大目标,是神借着先知赐给历世历代的异象脉络中的那个首要里程碑.A. T.

Jones,《哥伦布年与四个世纪的意义》,6.

琼斯说,当罗马权势“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就出现了那确立了”……“上帝借着先知赐给历代的视线”的事物.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新教徒教导说,正如如今的老底嘉复临主义所做的那样,“你民中的劫掠者”代表安提阿库斯·埃皮法涅斯,他是塞琉古王朝的一位国王,于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64年在位.他属于塞琉古王朝,该王朝是亚历山大大帝帝国分裂后出现的希腊继承国之一.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具体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安提阿库斯·埃皮法涅斯的认定被呈现在1843年的先驱图表上.

图表上对安提阿哥的提及,乃是其中唯一一处所指向之事并非见于上帝预言之圣言.之所以列于其上,乃为驳斥当时新教徒的错误教训;而此种错误教训,如今已成为老底嘉复临信仰中的错误教训.威廉·米勒是否领会到如下认识之重要性的深度,尚属可疑:即罗马乃是建立那“上帝藉众先知赐下、贯乎万世之视线”的地上权势;然而,他对这一点的认识已足够清楚,能够有力地维护这样一个事实:罗马建立了这异象.

没有异象,百姓就灭亡;但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 28:14.

所罗门记载：没有“异象”，民就灭亡；而第十四节中的希伯来文“异象”一词与所罗门的箴言中的是同一个词。这个“异象”是生死攸关之事，而“异象”是由罗马的象征所确立的。第十四节中的“异象”一词与《哈巴谷书》第二章中的“异象”是同一个词。

我要站在我的守望岗位上，立在城楼上，观看他要对我说什么，以及我在被责备时应当怎样回答。耶和華回答我说：把这异象写下来，清楚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走传达。因为这异象还有指定的日期，到了结局必会实现，并不虚假；虽然迟延，仍要等候，因为它必然来到，绝不会迟延。哈巴谷书 2:1-3。

第一节中的“reproved”一词，意思是“与之辩论”。William Miller 是在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运动历史中被立在瞭望台上的守望者；当他在预言的象征中询问自己应当在其历史的辩论中如何回答时，他被告知要把异象写下，而那异象是由罗马的象征所确立的。与此事实相一致的是，当 Millerites 为应验《哈巴谷书》这三节经文而制作1843年先驱图表时，他们指向了自己所参与之辩论的核心。他们无疑并未明白，他们所提及的那个愚蠢论点——认为 Antiochus Epiphanes 是确立该异象的权势——其实代表了《哈巴谷书》第二章的辩论；但 Sister White 说那张图表是“由主的手所指引，不应更改”，因此，图表上关于那场辩论的提及出自上帝的手。

米勒派后来正确地明白，1844年4月19日的第一次失望开启了迟延的时候；这一时期既见于哈巴谷书的记载，也见于马太所说十个童女的比喻。他们也逐渐明白，这两则预言都与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直接相关；在那里，以西结指出了——一个时期，在那时期中，每一个异象的效验都必实现。这里“异象”一词，正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同一个希伯来词。因此，琼斯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当”罗马“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有那建立异象之事进入其中；那乃是异象的一个重大对象，是上帝藉众先知赐下、贯穿万世之异象线中的首要地标。”罗马确立了上帝预言之话语的整个异象，更具体地说，第十一章的整体结构乃是建立在罗马之上。

当怀爱伦姊妹提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最终应验，并指出“这预言既已有许多历史的应验，将来还要重演”时，她乃是在表明：第十一章中那些已经应验的历史，乃是预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几节的。第十一章最后几节的主题是北方王，而他在那里乃是代表现代罗马。因此，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那些将要重演的历史，乃是代表罗马的历史。

在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中，现代罗马（北方之王）征服了三个地理势力。在第四十节，他征服南方之王（1989年的前苏联）、荣美之地（即将到来的主日法令之时的美国）以及埃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整个世界）。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异教罗马被描绘为为夺取当时已知的世界而征服三个地理势力，随后教皇罗马也被描绘为为夺取全地而征服三个地理势力。

异教罗马首先在本章第十四节中被提及，为要将其指明为那确立异象的表号；但其兴起掌权，则直到第十六节才加以论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国，乃照着上帝预言之道的应验而分为四部分；然而，这四部分很快又合并为两个主要的敌对势力，在贯穿全章直至结束的预言叙述中，被分别认定为南方王或北方王。于第十四节中，正在兴起的罗马势力被提及，作为那将要确立异象的权势；但当时所论及的主题，乃是亚历山大帝国余绪之间的争战，即由北方王与南方王所代表者。

在第十五节，那两个王仍在交战，北方王占上风。到了第十六节，罗马到来，且经文说：“但那来攻击他的人”，意思是，当罗马来对付那位刚刚在南方王面前得胜的北方王时，北方王将无法

抵挡罗马,罗马得胜,并且在第十六节,罗马也要站立在犹大的荣美之地,到第十七节,罗马要“定意携全国之力进入”.他先制服了那位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的北方王,然后夺取犹大,随后进入埃及.

在那些日子,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暴人也必自高,要使那异象得以成立,但他们必跌倒.于是北方王必来,筑起土垒,夺取最坚固的城邑;南方的兵力不能抵挡,他所拣选的人也不能,且毫无力量可以抵挡.但那来攻击他的人必任意而行,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那地必在他手下被消耗.他也必定意以全国之力进入,并有正直的人与他同在;他就这样行:他要把女子之女给他,为要败坏她,但她却不站在他那边,也不为他.但以理书 11:14-17.

这些经文中所描绘的征服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应验.

又有一小角从其中长出,向南、向东、向那荣美之地,越发强大.但以理书8:9.

第九节所说的小角是异教罗马.第九节与第十一章第十四至十七节相一致,指出异教罗马在掌控世界之际将征服三个地区:南方(埃及)、东方(叙利亚,北方之王)以及荣美之地(犹大).第十六、十七节的历史预表了第四十至四十三节中现代罗马历史性的三步征服,因为正如怀特姐妹所说:“这预言在应验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

“虽然埃及不能在北方王安提阿古面前站立,安提阿古也不能在如今前来攻击他的罗马人面前站立.此后,再没有诸国能够抵挡这正在兴起的势力.叙利亚被征服,并被并入罗马帝国;公元前65年,庞培剥夺了安提阿古·亚细亚提库斯的产业,使叙利亚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同一权势也必立于圣地,并吞灭那地.罗马于公元前162年藉着结盟而与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联系;自此日起,它便在预言的历法中占据显著地位.然而,直到公元前63年,它才藉着实际征服取得对犹大的统治权;其经过如下.”

在庞培从讨伐本都王米特里达梯的远征归来时,两个竞争者希尔卡努斯和亚里斯托布鲁斯正为犹太的王位角逐.他们的案件呈到庞培面前,庞培很快看出亚里斯托布鲁斯的主张不公,但他希望将此事的裁决推迟到他久已盼望的阿拉伯远征之后,并承诺届时返回,按公正适当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事务.亚里斯托布鲁斯洞悉了庞培的真实意图,急忙返回犹太,武装其臣民,准备进行强有力的防御,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预见会判给他人的王位.庞培紧追其后.临近耶路撒冷时,亚里斯托布鲁斯开始为自己的做法后悔,出城迎见,试图通过许诺完全服从并奉上巨额金钱来调停此事.庞培接受了这一提议,派加比尼乌斯率一支分遣部队前去收取款项.然而当这位副将抵达耶路撒冷时,却发现城门紧闭,并且有人在城墙上告诉他,城中不会履行这项协议.

庞培不容如此欺瞒而逍遥法外,便将留在他身边的亚里斯多布鲁斯戴上镣铐,并随即率全军进军耶路撒冷.亚里斯多布鲁斯的拥护者主张固守此地;许尔坎的支持者则主张开城门.后者人数居多并占了上风,庞培于是得以自由进入城中.于是,亚里斯多布鲁斯的追随者退守圣殿山,他们守住此处的决心与庞培攻陷它的决心同样坚定.三个月后,城墙被凿出一个足以发动强攻的缺口,该地遂被刀剑攻克.在随后发生的惨烈屠杀中,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历史学家说,有一幕令人动容:看到祭司当时正从事神圣的祭礼,手稳心定,坚持不懈地履行他们惯常的职务,似乎对外面的狂乱喧嚣浑然不觉,尽管他们周围的友人正被屠杀,甚至他们自己的鲜血常与祭牲的血混在一起.

平息战事之后,庞培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将若干城邑从犹太的管辖划归叙利亚的管辖,并向犹太人课以贡赋.于是,耶路撒冷首次因征服而落入那股强权之手,这股强权后来以铁腕钳制“荣美之地”,直到将其完全吞噬.

'第17节.他也要定意以他全国的力量进入,并有正直的人与他同在;他必如此行:又要把妇人的女儿给他,要败坏她;但她却不站在他那一边,也不向着他.'

牛顿主教为这一节提供了另一种译文,似乎更清楚地表达了意思,如下:“他也要决意以武力进入整个王国.”第16节讲到了罗马人对叙利亚和犹太的征服.罗马在此之前已经征服了马其顿和色雷斯.此时,在亚历山大所谓“整个王国”中,尚未屈服于罗马权势的只剩埃及;而罗马的权势如今便定意以武力进入那片国土.Uriah Smith,《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58-260.

我们在这些文章中已经不止一次指出,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三十节和第三十一节如何与第四十节和第四十一节相互对应,而第三十节和第三十一节的历史也与拔起三角之事相互吻合.

我细看那些角,看哪,其中又长出一小角;在它面前,先前的三个角被连根拔起.又看哪,这角有像人的眼睛,还有一张口,说夸大的话……至于它头上的十角,以及那后来长起来、在它面前有三个倒下的另一角,就是那有眼睛、又有口说极其夸大之言的那角;它的样貌比它的同伴更为强悍.但以理书7:8、20.

正如但以理书八章九节所代表的三处征服,确立了异教罗马的统治;同样,三只角被连根拔起(代表赫鲁利人、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代表了确立教皇罗马统治的三处征服.这两段历史都与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三节相吻合,而拔除三只角则与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的历史相吻合.

第8节:我观看这些角,看哪,其中又长起一小角;在它面前,先前的三个角被连根拔起.看哪,这角有眼,像人的眼,还有一张口,说夸大的话.

但以理留意这些角.它们当中出现了奇特变动的迹象.有一只小角(起初很小,但后来比同伴更为强壮)从它们中间冒出来.它并不满足于安静地为自己找一个位置并占据它;它必须把其他的一些角挤开,篡夺它们的位置.有三个王国在它面前被连根拔起.这只小角——我们在后文将有机会更充分地加以说明——就是教皇制度.在它面前被拔除的三只角是赫鲁利人、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而它们之所以被拔除,是因为它们反对教皇层级的教义和主张,因此也反对罗马主教在教会中的至上权威.

并且“这角有眼像人的眼,又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些眼睛,正是教皇等级制度的精明、洞察力、狡诈与先见之明的恰当象征;而那说夸大话的口,则是罗马主教们傲慢主张的恰当象征.Uriah Smith,《但以理与启示录》,132-134.

确立圣经预言异象的乃是罗马,尤其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异象.在该章中,那些在米勒派运动之前已经应验的许多预言历史,将要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中重演.那使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都登上宝座的三个地理障碍之征服,表现在第十一章之中;而这两种表征,预表了现代罗马再次登上宝座之时.确立异象的乃是罗马,而保罗指出,教皇罗马乃是在其时候显明出来.

无论用什么法子,都不要让人迷惑你们;因为那日子不会来到,除非先有背道的事发生,并且那罪恶之人显露出来,就是灭亡之子;他是抵挡的,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吗?现在你们也知道有什么在拦阻,好使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 2:3-6.

教皇权于公元538年登上宝座,成为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王国.许多思考第六节的人,无疑会认为保罗的意思是“教皇权将在538年被显明”.这也许正确,但至少只是保罗所指出之事的次要真理.保罗像所有先知一样,谈论的更多是末后的日子,而不是他自己所处的时期.他指的是教皇权将如何在预言上被显明,因为作为先知,他与所有其他先知意见一致.一行又一行;没有异象的人就灭亡;而那些没有异象的人之所以没有异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确立了异象.知道罗马确立了这异象,是关乎生死的认知.保罗与其他先知一致,正在指出:显明教皇罗马(即末日的罗马)的,是“他的时间”.与罗马相关的预言性“时间”,正是揭示罗马是什么、以及罗马是谁的关键.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使徒保罗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书信中,预言了将导致教皇权势建立的大背道.他宣称,基督的日子不会来到,“除非先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那罪恶之人,就是沉沦之子,被显露出来;他敌挡并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显为神.”此外,使徒又警告弟兄们,“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了.”帖撒罗尼迦后书2:3、4、7.就在那早期,他已经看见有些错误正悄然潜入教会,为教皇制度的发展铺平道路.

一点一点地,起初是在隐秘与沉默中,随后随着它势力增长并掌控人心而更为公开,“不法的奥秘”推进着其欺骗而亵渎的工作.异教的风俗几乎不知不觉地渗入了基督教会.妥协与从众的精神曾一度被教会在异教统治下所遭受的猛烈迫害所抑制.然而,当迫害停止,基督教进入君王的朝廷和宫殿时,教会便放下了基督及其使徒那谦卑朴素的精神,换取了异教祭司和统治者的排场与骄矜;并以人的理论与传统取代了上帝的要求.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名义上的归信,引起了极大的欢腾;披着义之外貌的世俗走进了教会.由此,败坏之工迅速推进.异教表面上似乎被征服,反而成了征服者.它的精神控制了教会.它的教义、礼仪和迷信被纳入自称为基督跟随者之人的信仰与敬拜之中.

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妥协,导致了预言中所说那与上帝为敌并将自己高举过于上帝的‘罪恶之人’的产生.那庞大的虚假宗教体系,是撒但权势的杰作——是他企图使自己坐上宝座、按自己的旨意统治全地之努力的丰碑.《善恶之争》,49、50页.